

清 劉晚榮 輯

藏脩堂集書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死門下士俱避匿不前先生顧感文字之知親入獄經紀其後事嗚呼所謂倣儻非常之人其立志固自不同也與先生並時之富貴赫奕者今求其片言隻字或不可得甚者至不能舉姓氏而先生詩文之名久且益光孰謂傳不傳之果關於遇不遇耶以先生之不遇而傳則又以知先生而遇其可傳者當必不止於此是可歎也夫士之遇不遇天也其傳不傳亦天也使其不遇於身而遇於子孫與夫使其身以子孫而傳及子孫以身而傳亦天也先生旣以不遇而傳其子葆青太史文學

德行又將以遇而傳天於先生不其厚矣乎

送張介石序

張子將之閩之長泰都下士友皆太息咨嗟謂以張子之學與才當用文詞取科甲登館閣不當屈宰小邑余謂不然張子之學與才將徒以爲文詞之用乎抑將以行其志也將以行其志則親民之職莫如今政理之繁且雜其難爲也亦莫如今志在愛民朝行焉夕卽及於民矣夕行焉朝卽及於民矣利與爲興害與爲去視一邑如其家視一邑士農工賈如其家人子姓大自禮樂

農桑細至簿書瑣碎之務皆責諸令視橐筆爲無用之
文詞者孰愈乎以張子之學與才而宰小邑其能用儒
術爲吏治宜恢恢乎游刃有餘而仕由令起則天下無
不可居之職張子亦勉爲其難無負其志而已爰爲之
序以贈其行

朱覺菴遺集序

吾台有三高士曰確菴徐印卿曰覺菴朱君翌曰介靖
張菊人皆賢而有文當明季隱居不出清風勁節足與
古人頡頏操行語言至今鄉里閒盛傳之雖婦人孺子

語及某先生卽洒然動容不敢輕道其名字三人中著述最富則推覺菴先生先生稟奇質自幼工於舉子業試輒冠其儕鄉先達多謂先生才長取科第當如拾芥然帖括非其性所好也初以經濟自負好言王霸大略旣無所試下帷力學博覽史書論古今成敗得失事事不遺旁及諸子百家搜奇選雋晚則專務於經其爲詩古文也能自出所見縱橫排宕絕去摹擬之迹當時名士後先流寓天台者若萊陽姜如農兄弟仁和陸麗京柴虎臣蔡九霞武進韓公嚴惲正叔輩莫不聞聲訂交

欽其品而重其學嗚呼方先生慷慨草疏率同志走南
都劾馬阮二姦中途聞變間關而歸杭越次第不守遂
棄儒服家徒壁立惟用著述以當歌哭蓋晝夜寢食於
古者數十年而後歿家庭自相師友則有其弟樵溪端
戚則有袁許朋好則有徐張先生在時往來酬和之作
甚多今相去僅數十年所著書散佚殆盡或以避兵或
以轉徙或爲有力者覓購如易說四書尋微史林河圖
廣說數十卷皆已無存惟易通尙畱大半其遺稿猶在
篋笥者賴猶子某手爲校錄與樵溪集合可得百數十

篇耳歲庚午召南以病告歸里某屬爲序夫先生節行之高不以文重豈藉序耶第在後學者聞風興起得睹片紙隻字自當珍爲至寶曰此西山作歌之道音東籬采菊之逸韻也先生諱之任弟栢溪先生諱之儀猶子某卽栢溪家嗣爲余受業師能以文學世其家云

聞諸故老覺菴隱居歡忝常著詩經偶筆十二卷春秋述十五卷手錄鉛槧三十卷史娛六十卷其詩文曰自娛集陸麗京蔡九霞每稱賞不置共爲一聯揭於隱居曰論學不妨子靜異著文時付伯喈抄栢溪

一字君正哭姜貞毅詩一時推爲獨絕毛西河錄於詩話中

仙巖大忠祠錄序

濱海有山數百仞巖石嵌峯呀然成洞徑竇紆迴往復
清泉澄泓所見崖壁波立雲垂瑰偉不可名狀者仙巖
也巖有宋文信公祠以杜滸張和孫胡文可呂武四義
士配卽德祐中公航海過此宿和孫家與諸人南浮甌
閩舊蹟公集中有詩二篇後人建祠於此題詠甚眾道
士方一定懼其久且散佚無徵也於是有大忠祠錄之

刻嗚呼巖洞奇秀夙以仙名意古時必有仙人鍊丹飛
昇此地而圖志闕如姓氏莫考信公不過因艱虞顛沛
偶爾信宿仙巖之名遂轟然於高天厚地與祁山五丈
原並耀青史有耳目者莫不見聞然則乾坤正氣雖死
不死不又勝於餌藥延年以求長生者之壽與名乎哉
前後題詠篇什雖工拙不同其本性情感忠義有關於
綱常倫紀而絕與流連景物者不同其明證也嗚呼吾
台當宋南渡始以高宗金鰲之維舟而終以丞相仙巖
一泊高宗智勇遠不及漢昭烈彰彰也忠若信公取義

成仁百折而志不少挫蹈萬死以如飴成敗利鈍非所
逆睹其武侯之後一人乎山在臨海縣東北百二十里
余雖未遊嘗集杜句寄題祠壁因道士請書數語於簡
端

稼村膏馥集序

余養疴萬松岡士以文求教者經義外概弗觀有盛生
畷置書兩帙石階上徑去余取而閱之作而歎曰嗚呼
此秀水盛稼村先生遺集也先生爲朱竹垞太史壻詩
兼學愚山漁洋詞賦兼學迦陵與兄丹山弟讓山稱三

盛足跡幾半天下初司訓剡水繼訓吾台官雖貧意興
特豪邁聞先生捐館久其子姪無名畷者此必先生孫
也哉旣而生復來果孫也言先生遺稿散佚從篋笥中
隨手纂錄得詩詞歌賦若干首乞爲之序以畱俟後入
嘻表章先美賢子孫之職況先生名素著其集必傳余
雖病不敢辭猶憶戊戌己亥閒先生方爲吾台校官承
府檄監造清聖祠見余舊作瓊臺賦目以奇才又因拒
富豪之議祀鄉賢目以志士後凡遇佳晨以詩爲會及
遊覽赤城石梁桃源華頂寒明諸勝南至郡城行北固

登巾山東眺江海西望枯蒼感興懷古必呼余賡和往
復不休先生才思瀾翻稿脫聽人取去余亦年少不知
稍爲彙聚今則諸友在者已落落如晨星集中於吾台
僅得數首余雖在健忘不能記憶爲補一二何況先生
前後東西南北蹤跡所至篇章之飄灑於蓆車鈴馱烟
艇風檣岐亭驛壁酒樓歌館者可勝道耶此余手是編
不覺悲從中來爲之廢書三歎也雖然書果可傳不在
多寡漢魏至明詩人赫赫在人耳目者必卷軸浩煩耶
生字某年少而才盛氏復振余當於生乎卜之時乾隆

丙子重陽後三日也

春秋左氏傳要義序

吳興愼君朝正自攜所著春秋左氏傳要義五十六卷
來萬松岡求余序余病久廢學其言安足爲愼君重然
閱其書如卷首總論云云朗若燭照數計胸中洒然蒙
翳盡豁竊歎其力學數十年博觀約取於經不爲從前
几例所蔽於傳於注於疏於百家著述愼思明辨可謂
擇之精而語之詳也已爲之序曰六經皆所以明人倫
春秋則專爲人倫不明而作自古善言春秋未有過於

孟子者也孟子知其事其文本因魯史之舊惟其義爲
孔子所取筆之削之善惡判而勸懲彰上足以紹唐虞
三代之傳垂法萬世王迹雖熄正朔未更辨名正分至
謹至嚴諸侯大夫陪臣顧名思義皆凜然於禮樂征伐
大權之不可下移所謂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謂春
秋天子之事是也其精義入神隨事得失輕重詳略不
爽權衡雖游夏猶一辭莫贊所謂仲尼不爲己甚又謂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是朝聘會盟侵伐取入
諸事似異而同似同而異事情百變義亦百變未可執

一而定是非者也顧聖經意深詞簡隱寄其義於事與
文後之學者不知事有本末始終文有冊書舊式又何
所據以仰測聖人之心歟傳春秋者有三左氏之功遠
邁公穀二傳而漢立博士公穀盛行論者訾左氏但傳
事不傳義不知所難正在傳事耳事明而後筆削之義
可見況傳義亦居其半耶唐初詔作正義專據杜解列
爲五經宋儒程朱亦謂事當據左固定論也夫杜氏於
左孔氏於杜元元本本發明可謂詳備矣假使不沿襲
兩漢二家分門角立曲護師承之弊杜於傳不合經卽

正其違參以公穀孔於杜不合經傳卽糾其繆補以諸家則經義明而傳之功益顯何至因傳爲例因例釋經例愈煩義愈晦也哉啖趙二子始知却傳解經然其弊也徒持臆見憑空結構與先儒屈經就傳附會穿鑿者弊正相等今科舉所行胡氏傳外宋自泰山孫氏臨江劉氏及元明數十家或自爲說或集古人通志堂所刻具在淺者不必言其高者非繁稱遠引旁見側出同戰國之策士縱橫卽苛刻爲明文深周內若漢廷之酷吏奏當然則因傳解經可繼杜孔注疏能去其疵而完其